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35

達文西

566227

三島由紀夫



■ 印 翻 勿 請

有 所 權 版 ■

達

——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34

文

西

主 編：梁 實 子
譯 著：張 子 實
出 版 人：秋 唐 社
版 名：人 出 版 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3巷24號七樓

電 話：三三九三六五一四
郵 撥：一〇三二五
發行人：林 獻 章

法律顧問：李 樹 旺 律 師 師 廠

印 刷：中 興 印 刷 廠

局 版 臺 業 字 第 〇 一 八 八 號
臺 北 市 雅 江 街 二 十 六 號





566227

三島由紀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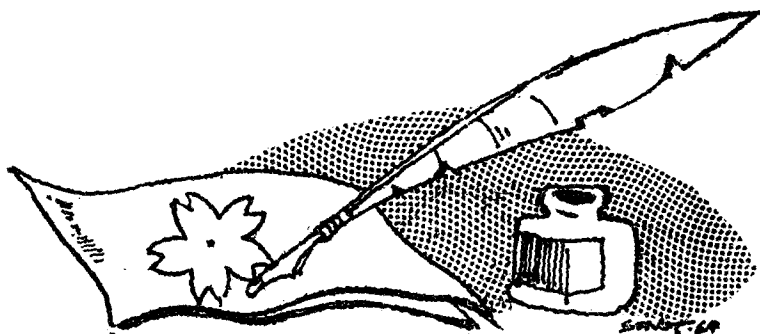


●梁實秋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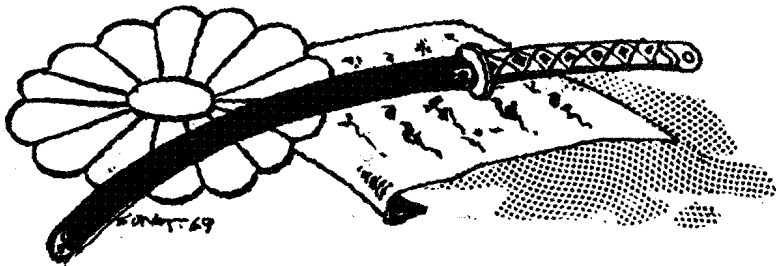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 36

三島由紀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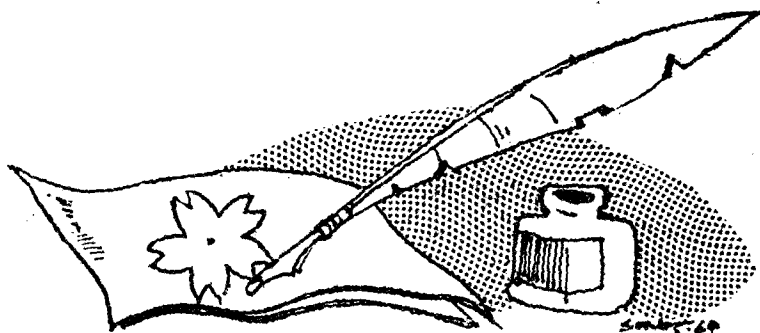
家世·····	五
夾縫中的生活·····	九
孤獨的少年·····	一五
早熟的天才·····	二〇
步上文學之途·····	三〇
戰火下的陰影·····	四〇
戰後的徬徨·····	五〇
專事寫作·····	六〇
太宰治之死·····	六五



確立文壇地位·····	七一
別具一格的作家·····	七三
環遊歐美·····	七六
活躍於社交界·····	八一
聲名大噪·····	八四
希臘熱與『潮騷』·····	八六
熱中運動·····	八九
進軍歐美文壇·····	九六
婚姻大事·····	一〇四
『鏡子之家』·····	一三〇
步入影壇·····	一三六
『憂國』·····	一四二
『午後曳航』·····	一四六
好客的人·····	一四九



「愛與死亡的儀式」	一五一
「豐饒之海」與「英靈之聲」	一五五
寧爲武士	一六三
自組軍隊	一七〇
揮別諾貝爾獎	一七二
成立「楯之會」	一七五
不忘藝術使命	一八一
決心赴死	一八六
最後的儀式	一八八
攝影回顧展	一九四
踏上死亡之途	一九五
行動	一九九
巨星殞落	二〇五
後記	二〇七
年譜	二〇九



家世

一生充滿傳奇的三島由紀夫，並非一位天生的武士。由於他父系的祖先祇是卑賤的佃農，所以在十九世紀之前，一直沒有姓氏相傳。一八二〇年，位於日本中部，靠近神戶一個叫志方的村落的警政紀錄上，首次提到平岡多左衛門。記錄是這樣記載的：「多左衛門的最小的兒子用弓箭射殺了當地地主的一隻雉雞，因此地主侵占多左衛門的房產以爲賠償。」這位多左衛門就是平岡族譜上的第一位祖先。這個故事，一直令平岡家的後世子孫引以爲恥。

平岡家族的經濟情況，到了多左衛門的兒子太吉的時代，已經獲得相當的改善。太吉是一位優秀的農人，也是位經商好手。一八五〇年的時候，平岡家已經擁有一家生意鼎盛的商店，並且有能力對外放款。太吉最大的功德，乃是將他的兩個兒子送往學校接受教育。其中，老大萬次郎畢業於帝國大學的法學院，後來以律師爲業，一八九八年時成爲日本新成立的衆議院議員。老二定太郎（三島的祖父）也就讀於帝國大學的法學院，並於一八九二年，他二十九歲時，進入日本內務省服務。平岡定太郎是個聰明、志向遠大，且外表相當有吸引力的人，故在仕途上，可謂平步青雲，經由數次的昇遷，很快地被任命爲日本殖民地福島縣的知事。在此之前，這個職位一直都是由貴族執掌的，可見定太郎當時是多麼受器重了。

一八九三年，也就是定太郎從帝大畢業後的第一年，他和一位自私、情緒極不穩定，但才華

橫溢的年輕女子永井夏子結婚。這樁婚姻後來使三島自命爲貴族階級。夏子出身自一個顯赫的武士家庭，她的內祖父是個藩主，和統領日本軍事達二百五十年之久的德川家族有姻親關係。

這件名門閨秀下嫁佃農之子的婚事，在當時非常轟動，而這項事實的促成，主要是有兩個原因，第一、帝大的學歷，使定太郎成爲稍具聲望的人；第二、由於夏子自小患有歇斯底里症，而使家人倍感困擾。她十來歲時，因爲病況嚴重，父母便將她託付給明治天皇的表親，希望能藉環境的改變，使她的病況好轉。夏子在外待了幾年，直到十五歲才又回家，然而病情未見起色。夏子不但是家中的包袱，更由於她是十二個孩子中的老大，依照傳統的禮法，她的弟妹不能在她之前結婚，所以，她的父母便急着把她嫁出去。

夏子對她父親爲她安排的這樁婚姻是否曾反抗過，我們不太清楚，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件婚事的确招致人們的議論。而且，由夏子後來的表現，我們更可看出她心裏確實感到委曲。

一九一四年，也就是定太郎擔任總督的第七年，一件麻煩事發生了。當時，定太郎在一批會助他高昇的政客壓力下，違法出售捕魚和罐頭工廠的執照，然後將所得的錢送往東京，作爲競選基金。事後，這個勾當被敵對的漁業公司揭發，醜聞外傳，定太郎也因此辭職了。然而，他的辭職却只是以後一連串厄運的開端而已。定太郎從事貿易的才能，遠不如他從政的天賦，經營貿易失敗後，遂想從商，希望自己能成爲像他父親一樣成功的企業家。可是十年後，他蕩盡家產，負債累累，不但宣告破產，而且傳家之寶也被迫拍賣還債；最後，連抵押在東京的住屋也被貼上封條。從此，平岡家的人開始賃屋居住，三島就是誕生在這棟租來的房子裏。

失敗了的定太郎，個性仍和以往一樣散漫，他經常一邊喝着 he 喜愛的清酒，一邊唱着歌。而且，他對女色相當感興趣。據他唯一的兒子——三島的父親說：「他生性風流，非常不適合管家

務事。」

一九二五年，三島出生了，而他的祖父則開始過起隱居生活，鎮日在後廳陪那些從前曾經詐騙過他的朋友們下圍棋。對家裏的許多事情不聞不問，甚且無視於妻子對他的冷嘲熱諷，只有在主持必要的家庭禮儀時（譬如，為孫兒命名），才離開後廳。定太郎變成家中最怪異的人。

在丈夫失敗以前，夏子就已經是一個自私、高傲、愛發牢騷的女人，並經常舊疾復發；如今，家道中落，使她本已受創的自尊心，更加無以自持，因此就愈發地奢侈浪費。夏子原本就有購物、上一流餐館、看歌舞伎（日本的一種舊劇）的狂熱，此時，更以這些奢侈的嗜好來滿足自己、安慰自己。更糟的是，她又患有坐骨神經痛，時時發作的劇痛，使她的肉體幾乎無法承受這難忍的痛楚。在情緒稍好的時候，她還算是個精力充沛的女人。她精通法語和德語，喜歡看書，極富想像力，也有說故事的天分。但大部分的時間，她都是個抑鬱寡歡的女人，病痛使她變成一個極端刻薄的「女暴君」。

在她的兒子平岡梓（三島的父親）的回憶錄上，有這樣的記載：「夏子的神經痛，是因定太郎的淋病傳染而得的。」在三島早年一部自傳式的小說「假面的告白」中，也曾暗示過這件事情：「誰曉得她生前所受病痛的折磨，竟是祖父年輕時風流的結果。」這件事，似乎已在這個家庭中默默認了。如果真是如此，而且夏子也心裏有數，却一直三緘其口的話，那麼她生前那種暴躁的個性，可說是其來有自。

平岡梓是夏子唯一的孩子，自幼就在痛苦中生活，他很懂得上進，爲了想擁有自己所沒有的，使他對世俗人情有些厭惡，這可能就是他仕途一直不順的原因之一。雖然平岡梓學歷高（帝大

畢），聰明有才能，又知上進，但到一九二五年，他仍只擔任日本農林省的事務官。這個職位的薪俸固然不錯，然而仍無法償清定太郎的累累債務。

當時，他們住在東京住宅區附近的一棟二層樓房裏，家中有一名小男僕和六個女傭。在一九二五年的日本，七個僕人是相當奢侈的。所以，平岡梓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為工作和家計而操勞，很少有餘力再顧及其他的事情。

一九二四年，平岡梓和一個性情溫和，但相當敏感的女子倭文重結婚。倭文重是一個中學校長的女兒，她家世代代從事教育工作，並且有很多長輩是研究儒家學說的學者。她本身對文學也有興趣，加上頗具天分，因此造詣不淺（三島之所以自十二歲起就開始練習寫小說，完全是受他母親的影響）。這樁婚姻，也是早經安排的，在倭文重下嫁到平岡家之前，她對婆家的情況一無所知，無怪乎這位出身書香門第、又絕少與外界接觸的新娘，不知如何應付某些不尋常的情況了。尤其，夏子的行為最令她困惑，有時候，三更半夜，夏子會突然叫一部計程車，把倭文重拖去看歌舞伎院上演的最後一場戲。此外，她的丈夫平岡梓也對她很冷淡，天天都到深夜才回來，倭文重就以看書打發時間。一九二五年一月十四日，她的第一個孩子就出生在她天天看書的二樓上。

這個孩子就是三島由紀夫。當他四十九天大的時候，被命名為平岡公威。他們用這個名字來反映他的貴族身世。

夾縫中的生活



公威出生後的第十五天，夏子就把他從倭文重的懷中抱走，連同搖籃及一切嬰兒用品，全都搬入夏子在樓下的黑暗病房內。她以猜忌、歇斯底里、凶悍的態度，把三島和父母及一切的外界事物隔絕，就像看管犯人般地獨自看守了他十二年。她可能認為，把有價值的觀念灌輸給長孫，是她個人的權利吧！而她認為有價值的，就是不當卑微的庶人，去當高尚的貴族。從這種不正常的心理狀態，可說明她的動機是自私的，她似乎想藉公威來分擔她生理上的痛苦、心理上的委屈，及一切無法改變的悽慘事實。而公威的妹妹美津子和弟弟地行則完全由父母一手帶大，夏子對他們好像毫無興趣。

一開始，夏子就對她的第一個孫

子懷有強烈的佔有慾。當公威還是嬰兒的時候，夏子就在倭文重的房裏裝一個警鈴，每隔四小時按鈴一次，通知倭文重餵奶的時間到了，然後把公威抱上樓。據倭文重說：「餵奶時，夏子會很謹慎地盯着我，同時用她身上的懷錶算時間，時間一到，就把公威抱回樓下的房間。我經常躺在牀上想，真希望能夠好好的抱着公威，餵他個飽。」

倭文重還說：「甚至到公威三歲時，也只有在天氣好的時候，婆婆才允許我抱他到戶外站站；直到五、六歲時，我才能在沒有僕人陪伴的情況下，單獨帶他外出，而且僅限於風和日麗的天氣。即使是四、五月天，夏子還是要讓公威穿上冬季的外套、圍上圍巾，甚至帶上面罩。」

夏子認為男孩子是危險的玩伴，於是她在公威的表兄弟姊妹中，挑選三個比他年長的女孩做他的玩伴。很自然的，公威的玩具只限於洋娃娃、玩具房子、塑膠玩具和一些積木。由於夏子的坐骨神經常會痛，因此對噪音非常敏感，所以他們玩遊戲時也必須保持安靜。同時，玩具汽車、槍、火車，及一切會產生金屬碰撞聲的東西，都被嚴格禁止。公威常喜歡拿把尺或掃帚舉在頭上搖晃；我認為這是公威潛意識的在發洩內心的憤怒；而這些東西也被認為是危險物，所以經常被拿開。

我先生買了一架錄音機，放在我們樓上的房間，每當公威坐在錄音機前不停地唱兒歌時，我就開始爲他擔憂，因爲戶外的環境清新，而屋內却又濕又暗。我很想帶他出去晒太陽，呼吸新鮮空氣。但當我想偷偷地把他帶出去時，原來打着瞌睡的婆婆就會醒過來，又把他關回那間陰暗的房內。身爲公威的母親，我很想爲他多做些事，可是我所有的計畫無一不受阻擾，這真令我感到無可奈何。」

倭文重明知自己的兒子生長在一個不正常的環境裏，却也無能爲力。她只不過是平岡家的兒

媳婦，在這裏，她還是一個相當陌生的「客人」，地位比佣人高不了多少。在夏子主宰一切的十二年，倭文重的悶悶不樂是可以想見的，但是她總儘量掩飾，不讓自己的兒子和丈夫察覺。

夏子在世的時候，平岡梓堪稱爲孝順的好兒子，可是他却不是公威的好父親。關於這一點，平岡梓也承認自己的痛苦和矛盾。其實，有時候他也曾爲了替兒子爭取些許自由（如散步），而和母親發生爭執。不過，通常他會避免造成這種尷尬的場面，也不許倭文重在他面前表明自己的心願。

倭文重認爲丈夫對他們的孩子漠不關心，平時對他頗有微詞，等到公威回到他們身邊時，這樁婚姻已經顯得支離破碎了。每當平岡梓不在旁時，倭文重常會以一種埋怨的口吻對公威嘀咕：「吾兒十二歲以前黯淡的歲月，絕大部分該由你父親負責。」她也想帶公威回娘家，然而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爲在她的嫁妝中，已包括一柄母親送的短劍。據日本人的傳統，這是意味着即使婆婆過得再痛苦，嫁出去的女兒於有生之年，也不得再回娘家。

夏子藉口孩子放在二樓撫養可能發生危險，堅持把公威安置在她的房間。一般日式房子，樓梯很陡。公威兩歲的時候，曾從梯上摔下來一次，他是平岡家第三個在樓梯上發生意外的小孩。倭文重回憶公威摔傷時的情形，她說：「那一天，夏子在歌舞伎院裏看戲，家裏也舉行着宴會，上下一團喜氣。公威爬樓梯沒有人注意，等到發現他摔下來的時候，他的額頭已經碰破了，雖然不嚴重，却流了很多血。我們馬上送他到附近的醫院急救，並派人通知還在看戲的婆婆。不多久，只見她急急忙忙的跑回來，直到門口才止住疾快的步伐。她極力控制自己的情緒，但從她發白的臉色和執拐杖的姿勢，可以看出她的內心並不像外表那麼沉穩。屋內先是一陣靜默，沒有人敢吭聲。後來，婆婆走到梓的面前，問道：「死了沒有？」梓搖搖頭。婆婆一言不發，也不看

誰一眼，獨自走過門廊到她的房間。那個時候公威正勻熟地睡在裏面。只見婆婆輕輕的把門拉上，還上鎖。」

從此以後，沒有夏子的允許，公威就不准爬樓梯。這項新規定，似乎使夏子對公威安全的維護更具信心。而且，即使在夏子外出時，公威仍然不准上樓和母親聚聚。

公威對他兒時的環境，反應得相當含蓄。他的父母一致認為，公威對祖母的規定是絕對的遵從，而毫無異議，甚至連一點情緒性的反應都沒有。例如，當夏子憤怒地把倭文重買給他的那些「危險」又「吵鬧」的玩具沒收時，公威總是毫無怨言，即使倭文重在場也一樣。如果夏子禁止他參加班上的郊遊或戶外活動，他也會安安靜靜地待在祖母的黑屋子裏。但是，他從不向母親抱怨祖母的嚴格，也不向母親求援。從這一切看來，他簡直可說是個聽天由命的小男孩。

倭文重堅持認為，她的兒子之所以對夏子唯命是從，因為在他三歲大的心靈上，就了解自己些微的反抗，就可能對祖母構成嚴重的傷害。這種看法雖然有點牽強，但也有若干的真實性。夏子由於私慾過重，以致常把公威的任何不服從行爲，都看成那是公威比較喜歡倭文重的緣故，所以經常找機會對倭文重加以報復。只要公威稍微表現得依賴他的母親，即使是非常瑣碎的事，她也會不分青紅皂白的大發雷霆，把公威和倭文重大罵一頓。

倭文重也曾暗示過公威對她較爲順從。可是，無可否認的，公威對這兩個影響他一生的女人都很敬愛，只是在孩提時候，他很難讓她們在心裏並存而已。他經常暗忖著如何改善母親和祖母的關係。他想出的辦法是，一方面對祖母順從，一方面在母親跟前佯裝出無憂無慮的樣子。因此，他只得以自己過人的智慧，來掩飾他對這兩個女人的感受。對年幼的公威而言，這真是一段痛苦的歲月。然而某些跡象顯示，當他獨處時，在小小的心靈上，仍然會在祖母和母親之間作個選